

倖存者

1.

惡夢。取代原本的夢境，像是被倒入的顏料最終混成黑色。

承輝驚醒，帶著殘存的夢境回到現實。他起身下床、打開房門，摸黑到了一樓。廚房窗戶外的天空由黑轉藍，飲水機上的按鈕亮著燈，他從一旁拿起玻璃杯、裝了水，大口喝下。溫熱的開水順過喉嚨，還有些乾渴，他想起夢裡的濕黏。眼神盯著空蕩的飯廳，偶有黑影閃動，像是從視覺的一角分裂出夢境的產物。壓縮機啟動，冰箱後頭電波流竄，隨著音波頻率的上升，黑影遁出現實後，又潛回夢中。

我真的醒著嗎？

他握緊手中的玻璃杯，大步地跨踩階梯，恥骨因為拉扯而發出聲響。

將房門關上，從抽屜翻出壓在書本下的塑膠袋。倒出兩粒藥丸，和著水吞下肚。回到床上閉起眼，眼皮上卻映照著天花板。不適感徹底包覆小腿，只好將腳盤起，任由它發麻，分散注意力。

惡夢被絞碎後又重新拼湊，與現實重疊。

他最常在搭公車時驚醒。選擇靠窗的位子，可以將外套捲起當成枕頭。他高一曾搭過校車，還因為站著打盹，差點被緊急煞車給甩出去。他不敢反應超載的事實（學校的傳統是學長姊可以優先選位），於是改選了公車（只是會晚校車十分鐘到達，必須跑著進學校）。

公車每停靠一站，他就會醒來一次。夢境從中被切斷，好幾次殘像映照在玻璃窗外頭——對向車流在擁抱的人群中穿梭，或是高樓豎立在農田之上。共計四十分鐘的車程裡，他在現實與夢境兩端擺盪，即便睡得再多也無法滿足，好像劑量表一開始就破了洞。情緒的殘渣與麻木結塊將洞口堵塞，僅存一點安眠從底下流走，沒有一次是真正的休息。

咚。車門像是鉛塊被翻面，悶聲順著玻璃震動。他微微張開眼睛，起身下車。鐘聲響起，彷彿是停靠的站牌，一次次讓他從外套製成的枕頭上醒來，直到放學後，越過大門外排列整齊的校車。他來到對街的站牌，明明穿著同樣制服，卻選錯位置、自動被歸在異類，他紀錄著校門前由吵雜變為空蕩的模樣，一如最後被接走的小孩，鐘聲再度響起。

喇叭聲從路口的轉角駛來。卡車後頭帶著塵土，輪胎裡的泥土壓在柏油路上，拉出一條條的車胎。他轉頭，看向後擋板上印的車牌，視線恍惚，卡車早已繞過圓環。喇叭聲在腦中迴盪，鼓膜震動。這時的他才算真正清醒。一天反覆被摺疊，印著相同內容的日曆。除了147，卡車後擋板上的數字。

禮拜四。是他唯一能騎機車的日子。幾年前外婆出了意外，行動不方便。於是幾個還在雲林的親戚，開始輪流送晚餐給外婆。外婆家在八角亭，離承輝家有段距離，家人才允許他騎機車送餐。

騎進三合院裡，中間是祖先祠堂，外婆住在右側，左側則是作為倉庫使用。走進門，見到外婆在躺椅上，電視播著新聞。打過招呼後，他走進廚房，將飯菜裝進碗盤裡拿進客廳。

「食飽未？」外婆問。

「有，有食飽。」承輝蹲坐在一旁，擦乾鐵筷與湯匙，擺放到外婆面前，「你沓沓仔食。」

承輝起身，回到廚房把冰箱打開，裡頭堆滿食材，大部分用塑膠袋包著，紅紅綠綠，還有各種被保鮮膜封起的盒子。他翻找冰箱門上的架子，其中一排堆滿藥袋，上面寫著外婆的名字。打開夾鏈，內有幾包分別封好的藥丸和明細，他知道自己要找什麼。快速略過不熟的藥名，挑了幾包放在桌上。

外公過世後，外婆開始會到診所拿安眠藥。久了變成一種習慣，每個診所都拿一些，囤積在冰箱裡。承輝為了知道藥品的名稱，事先上網找過資料，偶爾吃到沒效的藥物，便會在記事本上備註。長

久下來，他已經能分辨出那些是他需要的。將藥丸重新分裝好後，把藥袋打散，放回冰箱裡。

每次準備回家時，外婆都會塞錢給他。一開始他不敢拿，但外婆總藉著要他拿去買畫畫材料的名義要他收下，「你畫了，閣予我看。」外婆一直以為他畫的是油畫或水彩畫，倉庫裡還收有阿公的美術用具，牆上掛著的也是阿公年輕時的畫作。「若無少年人愛去迥迥，紮一點仔錢較袂曉失體面。」錢被外婆塞進了口袋，往往到這種時候，承輝也不好意思再拒絕。

回到家，進了房間，承輝把外婆給他的錢丟進書架上的存錢筒。從抽屜裡拿出 A3 大小的畫本，將鉛筆削尖。最早他用的是 2B，因為線條太過粗黑、不適合打草稿，才改用 HB。從臉的輪廓開始畫起，先勾勒幾張，再畫出十字線、填上五官。當他不滿意、開始煩躁時，會翻到本子的最後頭，開始用橫縱的線條交叉塗滿。像是牛仔褲上的補丁，加重力道來回交錯，壓出一塊方形；或是上課時，用原子筆在課本上塗著。圓珠筆磨破紙張，磨破書皮，一路將課本貫穿。焦慮時他就畫著補丁，就連桌上也有痕跡，刮起墨綠色的塗料，木頭的纖維被筆尖壓迫著咖滋作響。

他想過自殘，拿起美工刀，咖搭咖搭，刀鋒在手上滑動。網路上的聊天室說，怕流血可以用鐵尺，一樣能削出痛感。死對他而言有點模糊，如果自殘是追求痛、追求活著的感受，那死亡應該是不疼不痛，一種在生理上能結束所有感受的狀態。他想像手腕上鑲嵌著疤痕，將皮膚切割，彷彿能將人從麻木中喚醒的儀式，那種痛是他所需要的嗎？放下美工刀，他還是選擇用鉛筆壓出一個一個的補丁。

當他畫出手感後，就會拿出國小時用過的數學作業簿。

不是水彩，也不是油畫，他想畫的是漫畫。為了找現成的格子，於是選中數學作業簿，一頁八格。雖然格子小又方正，但至少能當作分鏡或四格漫畫。他反覆在紙上打著草稿，為了省空間而捨去對話框，就當是默劇，沒有人真的在說話。

睡前吞下兩顆藥丸，趁著腦袋還沒變成漿糊前，複習今天畫的內容。

主角在熟悉的場景中穿梭，試圖尋找什麼，是他不斷出現的夢境。來到遠方坍塌的高樓，才剛走進大門，畫面上寫著「叭」的狀聲詞。後頭波浪符號橫跨頁面，整個畫面伴隨線條開始震動。爬上樓梯，轉身出逃生門，長廊盡頭只有一個房間。他來到門前，線條趨緩，補丁的畫法填滿兩旁的牆壁。他看著門上的牌子，一片空白。

承輝在牌子上寫下「147」，將作業簿收進書包。藥效開始發作，他回到床上，盯著天花板，腦袋變得昏沉，陷入棉被之中，失重墜落。

2.

在學校裡，承輝習慣當個隱形人，成為班上最沉默的一角。藥物讓腦袋的噪音趨緩，同學們的交談聲卻滲入腦中，巨大的轟鳴在耳後響起。他無法專注在日常的對話中，於是將自己封閉，自成圈圈。他試著習慣，但那些呢喃、眼神與笑聲，像是記號被刻在沒有知覺的肉體上，連同底下的神經一起壞死。

唯一重要的事，就是在書桌上用課本蓋起長城，阻擋老師的視線，拿起作業簿畫著漫畫。

今天輪到他當值日生，到導師室拿批改好的週記。走過通往行政大樓的長廊，訓導處外有人罰站——多半是升旗後的突襲檢查，被教官抓到有違禁品的學生。他低頭、快速走過，唯獨經過最後一位學生時感覺有些面熟。回頭用眼角餘光瞄著，半蹲、額頭冒汗的那張側臉。他認得。記憶跳進了國小裡，他在片段中找尋著對方——教室裡，學校後門的家長接送區，還有同棟大樓中庭的溜滑梯上，日常中不斷跳出的身影卻遺忘了姓名。他走進導師室，沒再多想，只是當成某種既視感。

午休結束。承輝進到廁所，裡頭已經有三個人，分別佔據中央與兩側的位置，他只能選擇旁邊有人的小便斗。拉下褲頭，又一群人走了進來。「媽的，睡起來就起秋，噁不噁心。」有人邊說話、

邊拍著一個戴膠框眼鏡同學的頭，「要用懶叫頂小便斗喔。」啪，膠框眼鏡的屁股被拍著，笑聲在廁所裡越發張狂，「是要尿多久？」話剛說完，承輝身旁的人便趕緊從小便斗離開。

他們也是承輝不敢坐校車的原因——高三建築科的學長，總是一群人行動。膠框眼鏡跟他一樣是高一，制服上的名字旁邊繡著一槓。兩個學長一左一右，在後頭搭著膠框眼鏡的肩，其餘人將小便斗的空位補滿。

「叫乾銘把 A 漫收好，結果被教官抓到。」

「那智障在訓導處罰站，等下去鬧他。」

「我看到廣設科一年級的怪胎也在那邊。」

「你說之前在校車上搶座位那個？」

「乾銘說有次他逛完夜市，看到怪胎在草叢裡撿垃圾。」

「下次把他帶來廁所檢查一下。」

「學弟，尿很久，看到學長都不會叫嗎？」

右手邊的平頭，突然轉頭看向承輝，「夭壽，你的臉上怎麼都痘痘。」

「人家叫邱承輝，豆花啦。」左邊的人用手拉著他的衣服，「豆花，是不是晚上都不睡覺？」

承輝趕緊將褲頭拉上，跑到洗手台前，幾滴尿撒到手上。

「學弟，啞口呢？」另一位刺蝟頭，用手拍著承輝的後腦勺，「袂曉講話呢？」

「人家害羞啦。」平頭走到承輝身旁的洗手台，「對不對，豆花，看到學長太帥說不出話。」他將水龍頭打開，承輝的視線被水聲所吸引，「要記得洗臉，痘痘才不會長出來。」

「幫他洗啦。」刺蝟頭用手掌接住水，潑向承輝的臉。被潑濕的頭髮，水滴順流而下滴在制服領口。

「踢他。」平頭對著膠框眼鏡說：「用力踢，不然我就踢你。」膠框眼鏡不敢忤逆，抬起腳朝承輝的屁股踹下去，深藍色的西裝褲留下灰色的鞋印。「你看他沒反應，太小力。」平頭話說完，一記側踢，推著承輝撞到前面的洗手台。

鐘聲響起，刺蝟頭勾著膠框眼鏡走出廁所，平頭則湊到承輝的身旁說：「豆花，我記住你了，下次看到學長要叫，知不知道？」拍了承輝的屁股一下，便大笑著離開廁所。

水龍頭滴下的水珠節奏變慢，承輝只是站在洗手台前，沒有回到教室。廁所恢復以往的平靜，他看著鏡中的自己。沾濕的領口讓寒毛豎起，只有水珠滑過的地方，滲起一片疙瘩。他感受不到屁股的疼痛，如同窗外傳來遙遠的人聲，被阻絕在外。

鞭打死後的屍體不會留下瘀青，因為破裂血管的血液不會重新凝結。疼痛在他的身體上無法留下記號，像是鐵鑄的雕像，裡頭是空的。只有悶聲迴盪，讓人誤以為是疼痛的聲音，卻什麼也沒有。人群散去，他腦中浮現出那張熟悉的側臉，順著額頭滑落的汗珠，閃閃發亮。

放學後，熟悉的光景。公車比以往還要來得慢，太陽下降至地平線，街燈亮了起來。

他舉起手，公車靠站。打開門，以往戴著墨鏡的司機掛上口罩，「車剛消毒，味道很重；受不了的話，看你要不要搭下一班。」承輝踩上階梯，漂白劑的味道一下衝了上來，灼傷著嗅覺，揮之不去。他下意識用袖子遮蓋口鼻，選了靠窗的椅子坐下。原本這時候的車上還會有零星的乘客，現在就剩他一個人。每停靠一站，他就看著底下的人上車又下車。一直持續到附近的國中，才有兩個女同學掩著口鼻上車，坐在他前面一點的位子。

窗外只剩一大張黑布覆蓋在物體上的輪廓，路燈的光化成白點，不斷延伸至遠方。承輝的臉像幻燈片，一張張倒映在玻璃上。殘像，記錄前一秒的他後消失。漂白水已經滲透到他的皮膚之中，慢慢剝奪對於時間與外在的觸感。搓揉著雙眼，持續將有毒的空氣送入肺中。前排傳來的話語變成雜訊，不同於吃藥時的昏沉，他是有意識地被剝奪感官。

「到站了。」公車停下，司機起身到走道上，「你還好嗎？」承輝拿起書包，兩個女學生不知道什麼時候下了車，車上只剩他。

他快步地走向門口，「真虧你可以撐這麼久。」司機拍著他的背，他縮起肩膀點著頭。

一下公車，重新吸進新鮮空氣，鼻腔還有殘留漂白劑的味道。他走進公車總站的廁所裡，用手指撥弄著喉頭，發出幾聲乾嘔。從底層竄出的嘔吐味，抑制住漂白劑的味道。打開水龍頭，洗著臉，臉頰兩旁紅腫的痘痘看似腮紅，其中有幾粒已經成熟。他克制擠出的衝動，害怕上癮，甚至會把整張臉撕爛。

頭頂上的燈泡發出滋滋聲。幾隻小蟲盤旋，藍白色的光。他看著鏡子，燈光下照出五官的陰影。他知道自己是誰，張望許久，卻依然想不起另外一張臉的名字。

3.

換上制服，抽走客廳桌上用紙盒壓住的百鈔。承輝站在公車站牌前，看著每天固定搭的公車從眼前開走。沒有錯過，也沒有遲到，而是目送公車離開。身體下意識拒絕上車，他知道原因，今天學校有消防演習。他要先在教室的桌椅下，等待指令，再整班被帶到禮堂集合。除了無法帶著自己畫畫的作業簿，最主要的，還是被高三建築科的學長盯上。

面對學長們的招呼，承輝選擇沉默，他知道回應只會讓他們更感興趣。他必須忍耐，忍到他們倦了，找到下一個目標或是畢業。這是他最擅長的事，感覺不到疼痛，感覺不到那些羞辱。當他們重擊著他的身體，用手掌、拳頭、上半臂、肘部、脛骨、鞋底、皮鞋前端，在制服包覆下的位置，渴望突破他的銅牆鐵壁。化身成為苦行僧，上學變成一種修行，被動選擇。

公車離開後，他看著幾名身著不同制服的高中生從候車亭前走過，才意識到這是第一次翹課。既不興奮，也沒有方向，只是盯著售票亭上幾條陌生的路線。嘉義是班上女生平常會去的地方，她們時常聊著那邊東西多新、年輕人又多，但一想到擁擠的人群，他果斷放棄這個選擇。

如果要看海，就是去麥寮台西。但在他認知裡，雲林的西邊遠到沒有海，彷彿路太長，走著走著就消失了。課本上的海不過是用

藍色填滿的面積，這兩個地名對他而言，只是終點站的名稱，無從想像。

一輛公車駛進站，他拿了早餐、跟著上車。車上沒人，一樣靠窗的位子，他戴起耳機、按著 MP3 選歌。這台 MP3 他很早以前就買了，只是一直放在書包裡。自從有次坐過站後，他就不敢在車上聽歌。他按下隨機播放，將 MP3 夾在外套領口上。音樂響起，外頭的陽光照在身上，他從塑膠袋中拿出早餐，里肌豬肉漢堡加蛋。

外頭有幾片農田延伸至地平線上，路旁還有零散的檳榔攤。一列火車與他平行，窗裡的小頭像是模型，橘白相間的車身，緩緩超越。景色漸漸從農田換成一排排的透天厝，底下的摩托車開始變多，擠著縫隙，俯視頭頂。有個人沒戴安全帽，禿了頭，上面還有幾根頭髮隨風飄動。

斗六。他在火車後站下了車。直走到底，回到曾經讀過的小學。裡頭鐘聲響徹，他站在外頭看著，穿著制服也沒理由進去。順著小巷，來到外面的大馬路。MP3 有時沒了聲音，他便會翻開背蓋，搓動電池，直到螢幕跳不出畫面，才脫下耳機、捲在一起收進書包裡。漫無目的，他持續走著，又從高樓大廈走到滿是農田的場景。失去方向，甚至不確定自己還是不是在斗六，彷彿走到哪都一樣。這迷宮太過龐大，未曾觸及邊界，就連是否複製貼上也無從知曉。

走到一處十字路口，左邊一座荒廢農舍，遠方騎摩托車的人，順手丟了一包垃圾進去。承輝走過去，看見農舍後有身影晃動，他走下一旁用泥土堆起的小徑，看見了那張他記不起名字的側臉。

沒有名字的人在垃圾堆裡，戴著手套翻找著。四周堆放著廢棄材料，大部分都是塑膠或是保麗龍的容器，還有大型家具在後頭堆放著。他拆開紙箱，有相框、玩具，各式各樣壞掉或搬家時所清出的雜物。他將撿起的物品反覆檢查，放到耳邊聽聽聲音、拿到鼻前嗅著味道，需要的才裝進腰間的塑膠袋裡。承輝站在一旁看著，一個淘金者，試圖從一片泥沙中撈出有價值的東西。

「有事嗎？」他知道身旁有人。抬起頭，背著光，看不清楚承輝的臉。

「不好意思。」承輝蹲下，試著對上視線，「你還記得我嗎？」

「你是邱承輝。」他用手遮擋著陽光，對著承輝說：「我們國小同班過。」他拿起一旁的水壺，「我姓朱，還記得嗎？」

「我記得，朱什麼忘記名字了。」

「其實我姓林，林永安。」

「我真的記得，我們住在同一棟大樓。」

「這倒沒錯。」永安越過垃圾堆，走到承輝身旁，把水壺拿給他，「要不要喝水？」

「謝謝。」承輝接過水壺，灌了一大口，「你為什麼沒去上課？」

「有學長找我麻煩，現在被罰在家裡反省。」永安脫下手套，收進口袋裡，「你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承輝將水壺還給永安，「突然不想去學校。」

「既然這樣，幫我把東西拿回家。」永安踩上土堆小徑，將塑膠袋交給承輝。兩人走上柏油路，來到永安的機車前，後頭用繩子綁了一個推車，「你等等注意繩子有沒有鬆。」

機車緩速前進，在後座的承輝不時看向推車。一路來到幾間平房並連串起的屋子，後頭是農田，有幾間上頭還有鴿舍。永安卸下繩子，將推車擺到一旁，兩人將上頭的東西拿進屋裡。

永安的房間用木料作隔間，只有門，沒有窗戶。木板框出一個接近長方型的範圍，但由於大量的雜物堆放在一旁，視覺上更像一個正方形。承輝坐到床邊，接過永安拿來的汽水，把罐子貼在後頸，冰涼滲入皮膚裡發散。

「很久沒見。」永安將汽水打開，吸吮著開口旁的汁液，「結果我們讀同一所高中。」

「我們家後來搬到台南，國中畢業後又搬到虎尾。」

「我倒是一直留在斗六。」

「斗六也蠻不錯的。」承輝起身，走到堆滿雜物的地方，「之前看到你在訓導處被罰站。」

「教官在我書包裡找到蝴蝶刀。那其實是我撿到的，原本想帶到金工教室把刀身洗乾淨。」永安走到承輝身旁，「這些都是我撿的，

有處理過的擺這邊。」他指著一旁的櫃子，裡面放滿首飾跟金屬加工品。

承輝翻了翻櫃子，從深處找到一把左輪手槍，「玩具槍？」

「真的。」永安拿起槍，推開彈筒，裡頭裝著三發子彈。

承輝看著永安把玩著手槍，內心好奇他為什麼會撿這些東西，但又怕問了很失禮。一番掙扎後，還是問了他。

「你真的想知道嗎？」

「如果你想說的話。」承輝點著頭。

「兩年前的大地震。」永安坐到椅子上，「當時家裡只有我一個人。」還記得是禮拜二，劇烈的晃動將他搖醒。下床打開房門後，發現客廳裡的東西散落一地，永安踩著倒下的櫃子，奮力到了大門前卻怎麼樣都打不開，聽聞門外有急促的腳步聲，只好使勁拍著鐵門。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大門才被撬開，是憲兵前來救援。

「一開始只是無聊，在家待著也害怕。」他扣著手槍的擊錘，固定在底部，「結果變成一種習慣，將壞掉的東西撿回家，然後把它們修好。」按下板機，承輝以為會擊發，但永安的手指壓住擊錘，重新將它鬆回原處，「很久之前，地下道發生過槍擊案，我想應該是同一把。」永安將子彈取出，拿給承輝。

「裡面子彈怎麼沒裝滿？」

「有三顆被擊發過，我射過一發。」外頭傳出叫喚永安的聲音，永安頓了頓，「我媽叫我，你等我一下。」

承輝接過手槍，感受到金屬的重量，槍柄上的木頭握把還有些刮痕。他轉動彈筒，使力扣上，喀，清脆一聲。他舉起了槍，順著擊錘上頭的照門，成一直線看向準星。準星上頭有個紅點，他閉起左眼，用紅點環視房間，瞄準桌上的汽水罐。固定擊錘，扣下板機。金屬碰撞，彈筒轉了一格。他鬆開左眼，盯著桌上的子彈，緊握槍柄的手開始出汗。

4.

車門開啟，承輝沒有奔跑，與身旁人踩著同樣的步伐，擠進通往大門的人群裡。綠色套裝的教官沒有將他攔下、挖苦嘲弄，也沒有記點警告。

這天，他與坐校車的人相同，不再受到特殊待遇。

公車偶爾會提前到達，這讓承輝感到害怕，好像習慣的生活裡出現變數。

他拉起書包背帶，大步走進教室，早餐沒有因為奔跑而產生形體上的變化。拿出作業簿，用著上午的課程，畫出令主角疑惑的情節——早到的公車。

下午上完體育課，承輝回到教室，卻發現壓在課本下的作業簿不見蹤影，他推倒長城，將書本丟到地上翻找，用力回想作業簿的去向——午休時，他離開座位去拿便當；體育課前，他換完衣服，將作業簿用課本壓住，起身走出教室。承輝看向窗外，平頭正拿著他的作業簿揮舞著，嘴裡還念著要他出來的口型。

有別於以往一群人的陣仗，平頭身旁只跟著膠框眼鏡。承輝走到外頭，在花園造景旁，三人對峙。

「沒想到你還會畫畫。」平頭開始翻起作業簿，「為什麼裡面沒畫到我們？」平頭看承輝沒回答，捲起作業簿朝膠框眼鏡的頭揮下去。「他沒回話，我說你要幹嘛？」

膠框眼鏡摸著後腦，抬起腳踹著承輝的屁股。承輝一沒站穩，便跪倒在地。

「學長跟你說話，你、就、要、回。」平頭用作業簿跟著說出的每個字，有節奏地拍著承輝的臉。

「林佑威，你在幹嘛？」一名老師從另一側的走廊，橫越過花園來到他們身旁，「他怎麼跪在地上？」

「沒有啦班導，跟學弟在玩。」平頭將承輝扶起，「是他沒站穩，不小心摔倒。」

「你自己注意一點，想跟你的好兄弟一樣，沒辦法畢業嗎？還是我現在就帶你到訓導處，讓你跟他們一樣在家反省。」

「沒有啦老師。」平頭將作業簿拿給老師，「學弟拿他畫的漫畫給我看。」

「你們只是在玩？」老師看承輝沒有反應，隨手翻著作業簿，「沒事畫這些東西，倒不如多複習功課。」還沒看完手中的漫畫，他眼角的餘光看向站在一旁的膠框眼鏡，「一年級的沒事不要鬼混，

還不回去教室。」膠框眼鏡見狀，立刻朝走廊的方向跑去，老師將看完的作業簿拿給平頭，「你小心一點，最好不要在畢業前給我搞什麼五四三，跟我回教室。」

平頭跟在老師後頭離開。承輝眼睜睜看著他將作業簿捲起，塞進走廊外的水溝裡。水溝的空間不大，作業簿也無法完全展開，卡在溝槽中。承輝伸手打撈，指節摩擦著水溝，粗糙的材質撕開上頭的皮肉。書皮沾著淤泥，他用水龍頭沖洗後，回到教室、將作業簿放到桌上。水珠滲進書頁裡，書皮也因為凹折而出現皺紋。他沒有將作業簿翻開，只是將書包放到腿上，左手壓開並抓著扣在書包上的鎖扣。

坐在一旁的同學看見承輝的血一路順著手指滴在地板上，趕緊抽出衛生紙，聲音因緊張而顫抖著，「你的手在流血。」

承輝看向他，再看著自己的右手，確實感受得到手指上有液體滑過。

不發一語地接過衛生紙，對眼前的這張臉毫無印象，再面無表情地將它蓋在手上。

鐘聲響起，他將作業簿塞進書包裡，起身離開教室。

來到公車站牌前，學校外頭仍是一片空蕩，沒有因為他的離開而有所不同。既沒有教官，警衛也沒將他攔下。唯一不同是，公車上的人變多，幾個大媽隔著座位前後聊著天，帶小孩子的媽媽一臉疲倦地在座位上打盹，還有剛採買完的老人將塑膠袋堆放在身旁座位。承輝走到後頭的位子（安全門走道旁），依舊靠窗。

撕開手中的衛生紙，還有些棉絮黏在指節上，制服的皺褶裡藏有紅褐色的斑點。陽光穿透樹叢，彷彿像是車尾的警示燈閃爍。眼睛周圍發麻著，他想起那個坐在街邊的自己。

一個老人按了下車鈴，起身走出座位；然而公車停止時的後座力，卻將他像骨牌般晃倒在地，塑膠袋裡的水果散落一地，一旁的大媽趕緊起身，圍在老人身邊。

「沒事吧？」連司機也上來查看。

聽著前座的躁動，頓時間，承輝感覺呼吸困難，眼睛越發灼熱。眼前的景象又將他帶回熟悉的夢中，他在分格裡動彈不得。將手伸

進書包裡，布料的邊緣摩擦著傷口，手指感受得到作業簿上的濕黏。試圖甩開向上侵蝕的不適，他看向一旁的安全門，玻璃上印著「緊急出口」四個大字。

指尖傳來冰涼，金屬的觸感。他緊握著槍柄，知道自己無處可逃，大口換著氣。老人的眼慌亂地轉動，承輝連忙撇開視線，轉而盯著走道上的水果，濁色的汁液從裂縫中滲出，在地面上緩緩流動。

5.

午後，承輝從床上醒來。天花板上有光斑，從窗簾的縫隙中透了進來。他將左輪手槍用塑膠袋包好，順著公車的路線，一路騎往斗六。即便廣大的農田裡沒有標的物，他仍記得到永安家的路線。外頭沒有停放推車，他再往前騎，來到荒廢的農舍。永安坐在垃圾堆裡廢棄的沙發椅上，承輝將機車停在路邊，走到他身旁。

「我有東西要給你。」承輝拿出裝著手槍的塑膠袋，「上次我拿走你的槍，沒跟你說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那你為什麼不跟我要？」

「我沒有你家電話。」永安看著承輝皺起眉頭一臉苦惱，從他手中拿走塑膠袋，「開玩笑的。」

「對不起，我只是覺得自己可能用得到。」

「那你有用嗎？」

「你不怪我把它偷走嗎？」

「我只是覺得你可能比我更需要它。」永安將手槍拿了出來，「所以，你有用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承輝坐在沙發把手上，「你都不擔心我會拿來做壞事？」

「做壞事有什麼不好嗎？」

承輝不好意思地抓著頭，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

永安從腳邊拿起水壺，打開瓶蓋灌了一口，水從嘴巴兩旁潑灑到衣服上，「所以你開過槍了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那你原本打算要拿來幹嘛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承輝沒跟永安說，原本自己打算在漫畫裡，讓主角對那些欺負他的人開槍，「只是覺得它能做些什麼事。」他接過永安手中的水壺，把玩上頭打開的瓶蓋，「我想過自殺，但自殺很痛，不知道用槍會不會比較快。」

「你是說在家把自己的腦袋轟爛嗎？」

「不是在家，我想過是在學校。上課上到一半，突然拿出槍，碰！」承輝用手比著槍的姿勢，模擬對自己腦袋開槍的位置，「很幼稚吧？就像電影情節一樣。」他將水壺蓋上，放到腳邊，「但大多時間我都把槍放在書包裡，就有一種說不上來的安全感。」

「你不怕被教官發現？」

「感覺被發現也沒關係。」

永安起身，將手槍裝進塑膠袋裡，「跟我來。」承輝也跟著起身，兩人走到大馬路上。承輝跟在永安後頭，深入竹林，走過鋪滿竹葉的小徑。一叢叢的竹林形成一個迷宮，承輝走沒多久便失去方向感。從竹林到柏油路，外頭可以看見幾棟鐵皮屋，隱約能聽見電鋸運作的聲音。他們來到一座橋上。河道不寬，兩旁有堤防，底下的水有些乾涸，比較像是條寬暢的水溝。

「這把槍是我在這邊撿的。」永安指著河堤旁堆著的垃圾袋，「有人會把垃圾丟到這裡，有時我會過來看看。」永安把塑膠袋交給承輝，「把它丟了。」

「丟了？」承輝接過塑膠袋，「你不要了嗎？」

「你把它還我，我現在也用不到。」

「丟到下面嗎？」承輝看著永安點著頭，便向前靠近欄杆。底下的水似乎沒在流動，還有股黏稠的惡臭。他用雙手捧著，秤秤手中的重量，順著塑膠袋再次撫摸它的輪廓。將手伸出欄杆外，向前一丟，一聲水花，直接消失在汙濁的水裡。

「你還記得那場大地震嗎？」永安靠在欄杆上，看著水面的漣漪。

「嗯，只是不太敢去想。」

「其實那時候門打不開，我有跑到陽台去。」永安回憶起他當時走到陽台，聽見外頭有人持續呼喊，對面的幾棟大樓已經傾斜，大地卻突然又晃了起來，只得緊抓著陽台的欄杆，撐了幾秒後才停止。眼前的大樓卻像是被流沙吞噬，外頭一片寂靜。

「那不是害怕，而是被遺棄的感覺。」永安看向承輝，「然後我就想到了你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只是想起國小時你也住過這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被困在某個地方。」

「我那時候跟我爸在台北。」承輝也靠在欄杆上，「爸爸那邊的親戚過世，我們住在飯店裡。牆上時鐘的聲音讓我睡不著，我一直盯著它看。後來開始搖晃，我們從逃生口一路跑出飯店外。我蹲坐在路邊，我爸則在一旁打電話。」承輝的手中出了汗，他想著作業簿畫的圖。當筆觸變成真實的線條，有股氣味竄出，外頭一片黑暗。兩旁停放的汽車，警報聲沒有規律地交錯，黃色的燈閃著。有位老先生原本靠在路邊的牆壁上，突然倒下。他直直盯著那位老先生，四肢不停抽搐，張著嘴巴卻發不出聲音；沒一會兒，才有人發現異狀，將老先生團團圍起來。在人群的縫隙裡，他持續凝視對方的雙眼，像是黑洞般被吸引住，有什麼漸漸消散，「後來我爸把我拉起來，跑去跟親戚會合。」

兩個人眯起眼睛直視陽光，空氣中傳來燒塑膠的臭味。永安轉身看向河道，「你還記得我們為什麼會認識嗎？」

「我知道。」承輝也跟著轉身，「你大便沒帶衛生紙。」

「其實我國小時，不敢去廁所大便。」

「怕被笑嗎？」

「應該是。」永安撿起地上的小石塊，「結果那次忍不住，跑到廁所才發現沒帶衛生紙。」

「老師那時候點名發現你不在，要我去找你。」

「你那時候找到廁所來，敲門時我還不敢回應。」

「蹲下去看，就看到你的腳。」承輝記得那雙襪子，上頭有一個圓形笑臉的圖案，「那時候跑到外頭的販賣機，轉了兩包衛生紙，然後從門縫塞進去。」

「你為什麼會知道？」

「就覺得你需要。」

永安將手中的石塊丟出去，在遠處激起小水花，「我在撿這把槍的時候，鞋子踩進了水裡。」永安手指著河堤旁的樓梯，「走上來後，我把鞋脫了，腳踩在欄杆上，想說曬乾。」講到一半，永安不由自主地笑了起來，「結果，路過的大嬸以為我要跳河，一直叫我不要想不開。我心想，我看起來有這麼糟嗎？」

承輝看著永安的笑臉，想起他國小時的模樣，突如其來的熟悉感讓他也不自覺地嘴角上揚，「不知道這條河通到哪？」彎腰，撿起小石塊，徑直地朝遠方丟去。

「大概會流到虎尾溪，一路往西流到大海。」

「這條河感覺很像水溝。」

「要不然就是被垃圾堵塞。」永安踩在欄杆上，用手遮住額頭，假裝看向遠方，「或是在某個鳥不生蛋的地方乾涸。」

「好慘的河。」承輝摸著右手指節上的紗布，被磨損的傷口隱隱作痛，「找一天去盡頭看看吧。」他看向永安，看著額頭上汗珠劃過，閃閃發光。

他記得這張側臉輪廓畫在格子裡的手感。

記得該在旁邊的空格中填上什麼名字。